

INTERPRETATION  
&

CLASSIC

# 阅读的德性

科耶夫 尤利安皇帝与其写作技艺

施特劳斯 如何研读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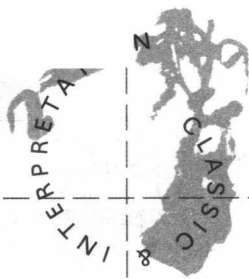
柯利 “我可不敢如此肆意著述”

维茨巴赫 尼采的最后著作《重估一切价值》

周启荣 刘广京 学术经世：章学城之文史论与经世思想

华夏出版社

经典与解释(12)



阅  
读  
的  
德  
性

Y  
G1792

10

■ 主编 / 刘小枫 陈少明

华夏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阅读的德性/刘小枫,陈少明主编. -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4  
ISBN 7-5080-3985-8

I. 阅… II. ①刘… ②陈… III. 阅读学 IV. G7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26924 号

## 阅读的德性

刘小枫 陈少明 主编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圣瑞伦印刷厂

版 次: 2006年4月北京第1版

2006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开

印 张: 11.625

字 数: 334千字

定 价: 29.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 目 录

## 论题：阅读的德性

- 2 尤利安皇帝与其写作技艺 ..... 科耶夫(黄旭东译)
- 27 如何研读斯宾诺莎的《神学 - 政治论》  
..... 施特劳斯(张宪译 丁枫校)
- 82 “我可不敢如此肆意著述”  
——或如何阅读霍布斯的神学 - 政治论述 ..... 柯利(王承教译)
- 164 马克思对斯宾诺莎的反常解读  
..... 赫尔(徐长福译 恺桦校)
- 185 薇依的“论阅读的概念” ..... 陶云飞
- 233 《俄狄浦斯王》的两种解释 ..... 解无忌

## 古典作品研究

- 245 尼采的最后著作《重估一切价值》…… 维茨巴赫(林笏译)

## 思想史发微

- 279 学术经世:章学诚之文史论与经世思想…… 周启荣 刘广京

## 评论

- 329 《周易注释与研究》读后 …………… 问永宁  
345 《〈东西均注释〉补正》商榷 …………… 李若晖  
352 评斯宾诺莎《神学 - 政治论》新译本  
…………… 弗兰克尔(李致远译)  
360 亨尼斯为解释韦伯而打的漂亮仗 …………… 梯雷尔(凌曦译)  
365 欧洲史研究与欧盟问题 …………… 伯戈特(卢白羽译)

(本辑主编助理:张丰乾 黄群)

# 论题 阅读的德性

# 尤利安皇帝与其写作技艺

## ——为施特劳斯六十五岁生日而作

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 著  
黄旭东 译

……因为不可谈及忌讳。  
尤利安(218a)

看见关大象的笼子标着“水牛”，就别信自己的眼睛。  
普罗特科夫(Kouzma Proutkov)

在一本论写作技艺的书(该书已受到应有的关注,因为确实值得关注)中,施特劳斯提醒我们,不应从字面来理解早期的伟大作家所写的一切,别信他们把所有要说的都直白地呈现在著述中——十九世纪以来,这一点渐渐被过于轻率地遗忘了。<sup>①</sup>

---

① 【中译编者按】指施特劳斯的《迫害与写作技艺》(*Persecution and the Art of Writing*),该书分导言和4章,其中导言及第一章“迫害与写作的技艺”的中译(林国荣译),见《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贺照田编,吉林人民版2002),页196-225,第四章“如何研读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论》”的中译见本辑。

的确,施特劳斯重新发现的古老写作技艺在于,为掩饰其所言,作者会写得与其所想的近乎南辕北辙。文辞上的伪装出于两个明显不同的目的,然而两者又可能是相关的。一方面,掩饰思想为的是逃脱由偏狭(intolerance)而来的迫害——偏狭必然产生于(恰当地免受怀疑的)知识与(错误地免受怀疑的)任何意见。另一方面,文辞上的伪装有助于造就一小撮人:可以说,如此写作能够让那些卓尔不群的人们有所察觉,自己可以捕捉到足以撼动成见但被掩饰起来的学说,与此同时,又能认可普通读者已养成习惯的无知(有时,这类无知被叫做有学养,而且往往还被看做不无裨益)。因此,【文辞】伪装有间接的教育作用,这就是训练特殊读者的聪敏。最后,但并非不重要,这样的写作技艺还是一种表演技艺(an art of playing)——采用装样子的态度,即便是作者自个儿在演,用法语来表达即:是这样呵,好,再会(à bon entendeur salut)!

无论如何,这种写作技艺绝对需要辅以一种从字里行间读出点名堂的技巧——这种【阅读】技艺虽然一度颇受忽视,但现已由施特劳斯在其著述中通过其写作恢复了它的重要地位。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自己可以试着以从字里行间去读一个值得施特劳斯这样去读的作者,以此来向他致敬。因为我这里所要读的作者不仅是个古代的哲人,还是个正儿八经的皇帝——尽管并不称职,他不是落后就是超前于自己所处的时代。<sup>①</sup>

尤利安皇帝的哲学著述尤其有趣还要两个别的原因:他以几乎

---

①【译按】尤利安是公元361-363年在位的罗马帝国皇帝,热爱哲学,对古代哲人的著述与学说颇为熟悉。即位后不久,他宣布各教派在帝国享有同等地位(包括异教),而他本人则一反过去的基督信仰,极力复兴古希腊的多神教,因而史称“叛教者尤利安”(Julian, The Apostate)。

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小说《诸神死了——背教者尤利安》(谢翰如译,辽宁教育版1997),的译者前言中有这样一段话:

尤利安热爱古希腊文化,然而,他来得太晚了,基督教已兴盛两个多世纪了……诸神死了。作为文艺复兴——复兴古希腊罗马的人本精神——的先驱,他又来得太早了……诸神要过一千一百多年才复活。



相同的术语明确提到施特劳斯所讲的“写作技艺”，尽管显然他并不知道伟大的前人们对此已说过些什么；再有，这些著述的命运表明，一个作者可以公开说到这一技艺而不因此妨碍他自己完美地运用它。

## 二

尤利安的朋友撒路斯特(Sallust)要出远门时，尤利安给自己写了一篇《慰藉》(Consolation, 358年春)，这篇作品比他那些被称做哲学作品的东西都早，<sup>①</sup>其中有这么一段：

眼下独留我一人，我们坦率的交往、自由的言谈已弃我而去。我明白，现在已经没有谁可与之直言。与自己交谈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也会有人携走我的所想，而且迫使我去想、去好奇与我的所愿不同的东西吗？……既然没人能从我们这儿带走所想的東西(所思考的一切，如果不说出一个人所愿望的一切的话)，那么，我们(尤利安)定能设法与自己或别人好好相处……<sup>②</sup>(【译按】凡引文括号中的文字均为引者科耶夫所加，下同)

这预先告诉我们，尤利安并未因朋友的离去而改变自己的想法，往后他要训练自己掌握古老的写作技艺，以便达到掩饰思想的目的。尤利安提醒撒路斯特以及其他有能力理解其暗示的读者，从此他将不会写出自己所想的一切，也不会去想自己要写出来的所有一切(does

---

① 【译按】据说撒路斯特曾是君士坦提乌斯二世派到尤利安身边的卧底，但他后来成为尤利安的亲信。参易卜生，《皇帝与加利利人》，见《易卜生戏剧选》(潘家洵等译，北京，人民文学版，1997)，页459。当时，尤利安是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的副帝，受命出征高卢。后者在公元354年处决了上一任副帝，即尤利安的堂兄加卢斯。

② 《尤利安皇帝文集》(*The Works of the Emperor Julian*)，W. C. Wright译，3 vols, London 1913, 248d - 249a；以下尤利安的著述皆引自此版本。

not think all that he will have written)。① 逝世前不久,在献给同一个撒路斯特的装样子的文章即《论赫利俄斯王》(On King Helios, 362年10月)中,尤利安重申了这一点,并在字里行间泛泛取笑了(异教和基督教的)神学,尤其取笑了所谓新柏拉图主义的神秘论。②

在《致没教养的狗(或犬儒分子)》(To the Uneducated Dogs [or Cynics])一文中(尤利安假装只是批判同时代的新犬儒者,拿他们与自己所钦佩的安提斯泰尼【Antisthenes】、第欧根尼比,其实还攻击了僧侣),尤利安顺便提到:“至于我,倒是敬重诸神……我愿只谈虔敬的事物”(187c)。③ 数月前,在《论诸神之母》(On the Mother of the Gods)里,尤利安皇帝已颇为详细地谈过许多异教神(这部分地受到路吉阿诺斯【Loukianos】的《叙利亚女神》【Syrian Goddess】的启发)。④ 几个月后,尤利安在《论赫利俄斯王》这篇论作(该作刻意模仿扬布利科【Iamblichus】的著述)中利用了另一机会。⑤ 显然,尤利安并不真的相

① 【译按】据说尤利安从小善于伪装自己的想法,并且以此为乐(例见梅列日科夫斯基的《诸神死了》,前揭,页24)。在当皇帝前,现实的压力可能是尤利安掩饰自己想法的原因之一。他的前任皇帝君士坦提乌斯二世曾为谋夺帝位,先后杀害了尤利安的双亲、兄长。幸存的尤利安与堂兄加卢斯在行动和思想上一直受到严密监视。处死加卢斯后,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几经犹豫任命尤利安继位副帝。随后,他又出于对尤利安的顾忌,派其远征高卢,但尤利安的辉煌战绩使他更加不安。因此,尤利安越发注意伪装(哪怕不是公开场合)。然而,在尤利安当上皇帝后,他的伪装恐怕就另有用意了。

② 【译按】“赫利俄斯”是古希腊文的“太阳”,引申为太阳神。在荷马史诗中,这位无所不见的神与三位统管宇宙的神(宙斯、波塞冬与哈得斯)并驾齐驱。此外,“太阳”也是“理性”的象征,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崇拜太阳、对着太阳祈祷(意味着崇拜理性)。因此,这里的“赫利俄斯王”也可以读作“理性之王”。

③ 【译按】安提斯泰尼(约公元前444-366年)为犬儒派的奠基人;这里的第欧根尼指西诺派的第欧根尼(约公元前400-325年),犬儒派的奠基人。

④ 【译按】路吉阿诺斯(约公元120-180年),又译作“琉善”,罗马帝国的叙利亚人,擅长修辞与辩论,他用古希腊文写作对话、散文,既挖苦奥林匹斯的诸神与各个他的圣人,也嘲弄一切神话传说。参见《路吉阿诺斯对话集》(周作人译,中国对外翻译版,2003)

⑤ 【译按】扬布利科(约公元250-330年),新柏拉图主义哲学的重要代表,该学派叙利亚分支的创始人。他致力于把新柏拉图主义创始人普罗提诺的哲学与各种宗教结合起来,发展成一种神学。在新柏拉图主义者中,他第一个用巫术和魔法取代普罗提诺的纯精神和灵知的神秘主义。参见梅列日科夫斯基,《诸神死了》,前揭,页53注1。梅列日科夫斯基在传记小说中把“通灵人”扬布利科“安排”为尤利安的老师(按说尤利安出生时扬布利科已逝),他们的对话颇值得注意。参见《诸神死了》,前揭,页53-68。

信自己在这两篇论文里就诸神所写的东西,他缄口不言自己对诸神的真正看法。然而,不论持有什么样的神学观念(即便有的话,也与异教神学相关),似乎没有什么会阻止他提出来。再说,我们没法设想,在公然叛教后,尤利安隐匿自己对异教神的看法乃因他仍然是个真正的基督徒。因此我们只得承认,通过保留自己对任何神性(divinities)的真正看法,尤利安希望表明,他对于神性没有任何看法。如此的无神论虽然彻底,却是默不做声的或掩饰起来的。不过,如下事实使得这种无神论透露出来:在两篇看似虔敬而又“神秘”的论文中,尤利安皇帝重塑了(他认为能吸纳到基督教神学的论题中去的)当时异教神学的论题,但这些论题恰恰都有一个在他看来愚笨可笑的特征——在小心谨慎地强调这一特征时,他简直煞费苦心。

成为皇帝之时,哲人尤利安不再说出自己的全部所想,甚至不再去想自己所说的一切(to think all that he says)。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必须追问这一伪装的缘由。如今,尤利安皇帝在《对犬儒者赫拉克勒奥斯的回应》(In Response to the Cynic Heracleios)中重申(事实上尤利安指出,赫拉克勒奥斯不仅仅是个新犬儒哲人,还是个基督教的主教或神学家),任何一个时代学过哲学的演说家和作家都会出于对报复的惧怕而掩饰自己的思想:

(这位借用某种神话的诗人)希望仅以隐匿的方式行劝导。之所以怕讲明,是因为他担心自己遭到听众的仇恨。这一点,赫西俄德写得再清楚不过了。(207a - b)

一个罗马帝国的皇帝会怕什么人、什么事?显然,尤利安不可能惧怕那时正日趋消亡的异教信仰的迫害。相反,他倒可能认识到,在那个年代,若想要废黜异教神,就非得在异教神的居所尊崇基督教的神【当时基督教要比异教偏狭得多,有权势得多】,基督教的行家里手

比异教徒更能有力地迫害一个无神论的皇帝。<sup>①</sup> 归根到底,正是因为惧怕基督徒读者的仇恨,作为皇帝的尤利安与基督教作斗争,作为哲人的尤利安巧妙地在著述中运用柏拉图式的装样子(Platonic irony)来掩饰其对异教神学无神论式的攻击——恰恰由于这样,尤利安的著述只能为热爱智慧的(philosophic)一小撮人所理解,这些人不妨被称做其同谋或不会伤害到他抑或别人的人。<sup>②</sup>

然而,可以设想的是,尤利安试图在罗马帝国恢复异教信仰,不会单单因为惧怕基督徒的偏狭。他还有许多别的理由这样做,最重要的一点无疑是国家理由(rasion d'Etat)。正是多半基于这个国家理由,作为皇帝,尤利安掩饰了其作为哲人所持的无神论。在好些地方,尤利安自己让我们明白这一点,例如他说:

写神圣的事物必须留心,勿使语词缺乏必要的高蹈,言辞应尽可能地适度、优美,与诸神匹配。不应带进任何可耻、渎神抑或亵敬,这样我们就不会激起民众的莽撞。(218c-d)

同样,我们无疑能如此解释这一事实:当以嘲弄的口吻叙述了可

① 以下谩骂,尤利安假装针对的是犬儒者赫拉克勒斯,显然,他真正想到的是主教而非“哲人”的权柄:

此外,为何你们(犬儒者)无处不在,不仅使唤骡子,而且听说还包括它们的车夫,在你们面前,他们比在兵士面前还害怕?听说你们运用自己的权柄比兵士使用他们的剑还严酷。可以说,你们引起了他们更多的恐惧。(224a)

② 【译按】尤利安惧怕基督徒对自己的仇恨,作为皇帝,他还怕基督徒的偏狭迫害其他人,后者是尤利安要恢复异教信仰、与基督教作斗争的原因之一。基督徒的偏狭还表现在基督教各教派的彼此仇视,梅列日科夫斯基戏剧化地展现了在尤利安所召开的教会会议上,他们互相谩骂的滑稽场面,参见《诸神死了》,前揭,页242-256。

irony 源自古希腊词*σιγασία*,本义是掩饰自己的想法,装样子。通常运用 irony 的表述暗含了与其字面不一致的意思(否定性的意思,但未必是完全相反的意思,如在柏拉图早期对话中所描绘的苏格拉底佯装无知,假装糊涂也是一种 irony)。本文一律译作“装样子”而不译作“反讽”。

笑的神迹(据称这发生在诸神之母的偶像运抵罗马的时候),尤利安又说:

尽管这个故事似乎无法使某些人信服,而且绝不会适合哲人抑或神学家,不过就让人们讲它吧,因为大多数历史家已然公开写过,罗马的青铜像还保存着这个故事,它是如此有力,并且为诸神所喜爱。然而我想到某些聪明过头的人(没有执政或政治责任感的智识人)或许会断言,这个故事是老妇人的胡诌,让人难以容忍。但我认为,就这样的故事而言,我们应该笃信全体公民而不是这些狡黠的人,他们狭小的灵魂确有洞见,可看到的没什么合理(可行)。(161a-b)<sup>①</sup>

作为智识人,尤利安决不会在宗教问题上受到“全体公民”的愚弄,也不会为“大多数历史家”对据称的神迹的一致看法所蒙骗,而且他更想能嘲笑他们。但作为哲人,他认为不应该拒绝接受让自己来统治的帝国;作为皇帝,他致力据国家理由恢复异教信仰。再者,恰恰是这个国家理由,而不是对个人困境的惧怕,促使尤利安【皇帝】在其著述中掩饰自己在哲学上的无神论以及作为一个没有信仰或好怀疑的智识人的嘲弄。

无疑,倘若尤利安仅仅想做个皇帝,他就应该亦会完全舍弃那些嘲弄,不再狡黠地打趣儿。但他既是哲人,就不可能放弃哲学的教育术;他把著述仅献给成熟的一小撮人,留心在他看来是(经过推论的)真相的世代相传不被打断。俗众意识不到的、被掩饰的嘲

<sup>①</sup> 作为皇帝的尤利安常对“纯粹”的智识人提出异议,他们自绝于政治行动,但又允许自己向政治家出主意。在他大装样子的《致哲人提米斯提乌斯的信》(Letter to the Philosopher Themistius)中,尤利安特别突出地批判了“纯粹”的智识人,尽管仍是以伪装的形式。他模仿同时代“智术师”的文风,不客气地嘲笑了自己的前任哲学教师所慷慨给予新皇帝的建议(尤纳皮乌斯[Eunapius]未在其盛赞尤利安的《智术师的生活》[Life of the Sophists]中提到此人,尤见 263b-267b。第十六封书信也是如此,尤利安写道:“热衷于提及城邦的保卫和利益……是热爱智慧的灵魂的标志”(Works V III, pp. 38, 39)。

弄容许那些经过拣选的强健心智受到哲学的教诲,这些心智理解这些装样子而不致休克,从而表明,他们不会被成见所奴役,以致不适于接受可能有某种益处的教诲,而这些教诲仅在字里行间自在地呈现给他们——如此拣选与保密,基于相同的双重理由。

这就是尤利安自己时不时告诉我们的。在《论赫利俄斯王》中(在该文中,赫利俄斯同时是异教神,作为皇帝,作者赞颂赫利俄斯,作为智识人,他则嘲讽赫利俄斯,另一方面,赫利俄斯还是作为哲人的尤利安所诉求的努斯【nous】的象征),尤利安清楚地讲到自己的教育天职:

愿伟大的赫利俄斯(理性)认同我多少还了解他,准许我共同地(καὶνῆ)教育每个人,除了那些值得让他们自己私下(ἰδίᾳ)学习的人。(157d)<sup>①</sup>

这儿仅仅暗指到热爱智慧的一小撮人以及排斥凡俗民众。而在

① 尤利安通常拿传统的称谓“伟大”来装样子(例见他在《论诸神之母》中对这个词的反复使用,尤其是166a)。但在以上所引段落中,“伟大”有双重含义:若用于神赫利俄斯,那是装样子的;若用于意指努斯的“赫利俄斯”,则是当真的。语词有双重甚至三重含义的段落,在尤利安的著述中并不少见,参见130c;159c;168d;172d;174c-d;222b-c;239b-c。

根据上下文,“多少”指与扬布利科同样。在以上所引的段落(与他著述的其余各处一样),尤利安泛泛取笑了新柏拉图主义,尤其取笑了扬布利科。但前后文的装样子不妨碍我们严肃对待作者在此所表达的教育意图。再者,尤利安在前几行清楚地表明,他有一篇论作是装样子的(那篇论作从未发表,仅仅给了撒路斯特,或许还给了其他热爱智慧的朋友):

……我敢写这个给你(亲爱的撒路斯特),是因为我先前的文章《论克洛诺斯节》(On the Festival of Kronos【Kronia】)似乎并非对你完全没用。(157c)

现在我们知道,《论克洛诺斯节》(几乎已完全佚失)公开带有讽刺的意味。不过尤利安说:“我们(在这儿)遵照杰出的导师扬布利科所定下来的规矩。”

别处,作者自己以更敞开的方式作了表述,例如在《对犬儒主义者赫拉克勒奥斯的回应》中:

并非所有一切都应被说出来;而且我认为,对某些(一小撮人)说出来乃合法的东西,在多数人面前则必须保持缄默。(239a-b)

然而,必须有技艺地去做:同样的伪装(为向俗众隐瞒言辞的真正含义)必须吸引一小撮被拣选者的注意,激起他们热爱智慧的沉思。这正是尤利安自己在《论诸神之母》中所告诉我们的:

古人常追寻事物的缘由……一旦发现,他们就用似是而非的神话来保护这一发现;但通过看到【神话的】自相矛盾之处,我们也会发现这是一种伪装(这伪装即是对我们说出来的东西),我们就会转而求索(那对我们隐藏或仅借暗示显露出来的)真相。我认为,通过某些(通常是奇怪、矛盾的)象征以特别的方式所讲述的讽刺故事,对常人有足够的益处,对那些智识上卓尔不群的人,有关诸神的真相仅在如下的情形下才能使其获益:借助神的引领(这儿指理性神,确切说即哲学神),这些人(自己)去追寻、发现、把握这一真相,谜一般的暗示使这些人回忆起,那儿有什么东西,且一定要被找寻出来;这样一来,这些人就会信仰自己的理性行动,而羞于信仰别人的意见,他们走在通往终点的沉思之路上——终点即指终极问题。(170a-c)

作为优秀的“苏格拉底信徒”,对于所有那些表明自己有能力进行热爱智慧的追问的人(且仅对这样的人),教师尤利安不想灌输,宁愿鼓励他们。这就是为什么哲人尤利安要仅以批判(在其他人眼里)公认观念(新柏拉图主义观念)的方式来传达其个人的学说,这一批判

是装样子的,意在阻碍所有不适于理解它的人理解。<sup>①</sup>然而,倘若哲人

① 如果察觉到尤利安有批判味儿的装样子还算相对容易,那么揭示出其正面的哲学学说,以我们现有的知识几乎不可能。可以肯定的是,尤利安反对一切由普罗提诺及波菲利(Porphry)开创新柏拉图主义所谓的“神秘”(例见 143c - 144d 的滑稽摹仿),反对替罪羔羊的存在,以及“神圣的”扬布利科(尤见 146a - b, 157c - d)。再者,从尤利安过于形而上学并且接受亚里士多德的批判来看,似乎他同样反对柏拉图的理念论(例见 146a - b, 拿来装样子的称谓“伟大”扣到了柏拉图头上; 152b - d 装样子尤为明显; 162d - 165b 有对理论装样子的批判)。最后,尤利安可能沿袭了克色纳库斯(Xenarchus)对亚里士多德以太(ether)说的批判,他(通常“装样子地”)把以太说成是“神学-形而上学”的残余(参见 162a - d)。此外,在某些地方,尤利安还取笑了同时代哲学的折衷做法,尤其新柏拉图主义哲学的折衷做法(例见 188c、162c; in fine)。然而,我们仅能基于含糊、罕见的暗示判断,尤利安持有一种“实证论”,即无神论式的唯物主义,这种观念可由伊壁鸠鲁追溯至德谟克利特,例见 162a:

我们承认(亚里士多德所讲的)质料与物质形式;然而,倘若不(沿袭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与新柏拉图主义者的做法)把起始因加在它们之上,我们就会不经意地得出伊壁鸠鲁的观点。

倘若《关于诸神与世界》(Of the Gods and the World)这篇短小论文的作者是同一个撒路斯特(即尤利安的朋友),那么,这一假说会得到充分肯定。该文作者所信奉的显然是德谟克利特的哲学和无神论(公开表达于第 17 章,其余各章是“装样子的”)。但所论及的“撒路斯特”也可能不过是达马斯基奥斯(Damascius)的化名之一(其化名马瑞努斯[Marinus]被认为是所谓普罗克洛[Proclus]传记这篇既装样子又激烈的小册子的作者)。达马斯基奥斯似乎自己就是个“唯物主义者”,恶名昭彰的无神论者,而且他熟知尤利安的著述。在其《伊西多尔的一生》(Vita Isidori)中(事实上,该文不过是对新柏拉图主义的挖苦),他效仿尤利安的写作,“同位的伊西多尔”并不存在。

至于尤利安的反基督教,这是人尽皆知的,因为他毫不掩饰。尤利安声称,犹太-基督教最主要的是让人成为“宗教奴隶”(参见 195c - 196c; 199d; 207d - 208a; 213b; 238c - d),但凭这一点或许尚不足以强调,这位哲人皇帝是个超前的“尼采分子”抑或“黑格尔分子”。亦参:“他们(倚靠基督教的人)仅仅知道如何祷告(但不适应抗争)”(Works Vol. III, pp. 298, 299)。

【译按】波菲利(约公元 233 - 305 年),古罗马帝国时期的哲人,为他的老师普罗提诺编纂了《九章集》。普罗克洛(公元 410 - 485 年),新柏拉图主义哲学雅典学派的代表之一,著有系统阐释新柏拉图主义的《神学要旨》以及《柏拉图主义神学》等。达马斯基奥斯(约公元 480 - 550)亦是新柏拉图主义哲学雅典学派的代表之一,阿卡德摩学园最后一任掌门人(因学园流布的学说与基督教的教义冲突,529 年查士丁尼皇帝下令关闭学园),著有《第一原理问题及解答》,将太一(the One)称作无(the Nothing);他也擅长数学和修辞学。据说,马瑞努斯是他的老师,伊西多尔是他的朋友,而达马斯基奥斯写的伊西多尔传现部分存于《普罗克洛传》中。



皇帝掩饰自己的思想,不仅是因惧怕抑或国家理由,还与哲学的教育术相关,那么,这似乎同样是出于某种谦逊(当然,过多无益)。谦逊常阻止入门者(*initiates*)把自己的奥秘泄露给俗众,或许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完全掌握那些奥秘,还不抱希望自己能够雄辩地向每一个人论证那些奥秘。<sup>①</sup>不管怎样,以下是我们在《对犬儒主义者赫拉克勒奥斯的回应》中读到的:

谁想要阐明狄俄尼索斯(在这儿既是异教神也是耶稣基督)的神性特征,就得用神话遮盖事物的真正状况,迷一般地讲述神的“实体”,讲述他与其父一体,在“可知的世界”其父孕育在他的体内,讲述他在(可知的)此世的“诞生”(birth)并非出生(*begetting*)……也讲述其余一切值得去探察的【神性特征】。然而,就这一切发表自己的看法并不容易,或许仅仅因为对于确切的事实,我还懵懂无知,或许也因为我不愿意(通过显露出神完全不存在)造出半隐半现的神,在剧场里未经证实的听闻与意见面前,神就是这个样子。我宁可更多地投身于哲学之外的事。(221c -d)

相同的谦逊态度还出现在《论诸神之母》的开头,尤利安说道:

这些事也应该说出来?进而我们应该写出那些不该说的?我们应该揭示出那些不该被揭示的?我们应该闲扯那些不该被闲扯的?(158c;另见 172d 装样子的含糊其词,尤利安又一次取笑了新柏拉图主义甚至柏拉图本人。)

确实如此。然而不应忘记,尤利安皇帝装样子的写作技艺,有许多是智识的体操(*intellectual sport*)以及热爱智慧的娱乐(*philosophic*

<sup>①</sup>【译按】*initiates*,经介绍(刚)加入某组织的人,他们区别于某组织外的人(*the initiated*,特指掌握仅为一小撮人知道的专门知识和秘密的人),同时还可能是新手,试译作“入门者”来涵盖这两层意思。